

北线血战记

徐盈哥著

戰時小叢刊之九

北
線
血
戰
記

戰時出版社刊行

卷上 目次

卷上 平漢線血戰

平漢前線

保定以南

平漢線北段

平漢線南段

平漢線的前線

華北戰場的新形勢

漳河線的防禦戰

豫北大勢

士
小
方
焯

士
小
方
盈

士
小
方
徐

士
小
方
盈

士
小
方
章雅聲

士
小
方
從

士
小
方
周

士
小
方
章雅聲

卷下 津浦線血戰

天津血戰

津浦前線觀察記

津浦道上

津浦線血戰記

佚
名

如
水

列
島

海
萍

四八
三四
三七
四一

三〇
二六
二三
一九
一七
五一
七一

卷上 平漢線血戰

平漢前線

士 煒

沉寂的戰局，使人感覺到煩悶。淪陷於敵人鐵蹄下的人民們，遭受着敵人瘋狂的踐踏，忍受着不能再忍受的苦痛，抗敵的怒焰在胸中燃燒着，希冀國軍早日北上，驅逐敵人出了山海關外，驅逐敵人離了中國國土，因了敵人重重壓迫，慘無人道的姦殺擄掠，不能解除的萬世深仇，因此更重重加深起來。我們民衆那一個不準備走上悲壯的慘烈的犧牲之路？敵人們有的是坦克大砲等等機械化的武器，我們有的是血軀和不能磨滅的偉大精神。我們相信為民族解放而發起的抗戰，必能在將來獲得最後的勝利。記者於八月六日由保定北上到高碑店琉璃河等地作前線視察，於八日清晨返保，短短的三十幾個小時，得了些極感動而不能磨滅的印象。前方人民軍隊的煩悶，那並不是悲觀，而是大火前的濃烟。我們相信熊熊大火在極短期間內會燃燒起來！

一 到高碑店

六日晚七時由保定搭唯一的維持保定以北交通的列車北上，同行者尚有報界的兩位朋友，短

短的幾節列車擁擠滿了人。除了我們幾個旅客外，其餘多半是忠勇抗敵的將士們，由保定開到前線，不論那一個團那一個隊全在熱烈歡欣的談着，以殺敵多少為中心的談話，把一車上人的睡意全都打銷，刀光下的「皇」軍會叩頭如搗蒜的求免一刀之苦，頸項上套着橡皮圈，胸前背後掛着甲，但仍難免手足上一刀，消除了他們作戰的能力。談到高興處，他們的語鋒會轉而銷沉下來：「為什麼大軍還遲遲不前，給敵人從從容容集合攻打南口的機會？」「為什麼敵人空軍從從容容屠殺我們民衆，焚燒我們的建築，而我們的空軍還沒有北來？」他們發了疑問之後，更有人慷慨的說：「平津保三處的老百姓沒有看見過中國飛機，除了郵航機以外，就是日本飛機在天空中顯示着她們的威力，我們中國飛機會不會飛過平津而到國外轟炸呢？」更有人悲壯的說：「敵人有的是飛機大砲，我們有的頭顱和熱血，我們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談話聲減去了旅途中的疲倦，列車因為僅有一列，風掣電閃的向前衝去，到了高碑店還不到九點鐘，車站上旅客還不少，但是掩不過蕭索的現象。高碑店車站前後經過敵機兩次的轟炸，車站上的建築物有相當損壞，民衆亦有傷亡，高碑店車站站長劉家楨氏仍能鎮定着率領員工努力服務，雖然車站上比較平時顯着零亂的狀態，但大家仍興奮的維持前方的交通。敵機轟炸得再厲害些，亦不能嚇退我們全民衆的心，各盡職責是我們現在的信條，車站上人員應該維持交通到最後的一秒鐘。天空中飛着雨絲，記者踏着濘泥到師部去，黑暗中沒腳的泥水，並沒有感覺到怎樣痛苦，順着高碑店街市走去，離着師部不遠的地方碰着我們的守兵，經過嚴厲的詢

問和檢查，領導我們到了師部副官處，處長張振楹熱烈招待我們。夜間在副官處聽到報告，高碑店附近時聞槍砲聲，究竟的原因並未查明，車站附近並時有捕獲漢奸嫌疑犯的報告。副官長雖然一夜未得安睡，而我們反得到一個很好的睡眠。

二 訪馮安邦

新文

八日的早晨我們在師部訪晤師長馮安邦，那時馮氏正和副師長各處長在師部的院裏聽廣播無線電報告國內新聞，高高的身材，強壯的軀體和藹的態度，無一不表示是一個現代軍人的典型。和記者寒暄後，馮氏侃侃的談着前方情況。在沉寂的現環境裏，前方因為沒有報紙，除了廣播無線電所報告的新聞而外，再亦聽不到什麼。後方民衆因了敵機的擾亂，心情或較前方尤為恐慌，但前方民衆安靜的狀態，或更會使你懷疑，懷疑我們並不是走上前線來。在高碑店的住戶約有四五百戶，大半全都是鐵路工人的眷屬，在北平附近的部隊後撤時，秩序有時不免差一點，居民一度感覺恐慌，紛紛逃亡，但這一般不能離開土地的人們，跑向那裏去呢？他們不過在高粱地裏爬上一天或兩天，在隊伍開到之後，民衆又漸漸回轉來了。地方的民衆因了教育和生活貧苦的關係，在組織上比較差一點，所以馮師長對於這一點比較特別注意。組織和訓練民衆的工作，現已開始，短期間即可完成。日本軍隊對我們白刀戰比較感到畏懼，日軍作戰是以機械來對付我們的，人數不多，而以大砲坦克車裝甲車活動，敵軍哨兵不過就是以裝甲車汽車放在道口，並看不到人的活動，我們則兵士個人的勇敢實足使敵

人胆驚。此外，我們談着二十九軍這次作戰的失敗，僅僅是失敗於沒有計劃，二十九軍並不是不能打的軍隊，這次在平津一帶亦並不是沒有打，這次是出其不意的遭受了敵人暗算，本身失去了聯絡，被敵各個擊破，我軍雖遭受意外損失，而敵人傷亡亦不在少數。我們撤退下來的士兵，氣並未餒，經整頓後再反攻上去，很容易收復我們的失地，把敵人驅逐出去。我們又談到防空，敵人真是目空一切，認為我們對空中作戰沒有辦法，亦沒有防空的設備，一架教練機亦敢飛到高碑店上空來偵察，低空飛行尋找轟炸目標。但連日高碑店陰雨，阻止了敵機的來襲，我們笑着說天空落雨倒成了我們天然防空。正午我們為高碑店駐軍拍照，晚間馮氏請我們吃晚飯，飯後我們閑談各界救國團體募捐方向，馮先生說，前方士兵生活太苦了，更因現在伙食的價錢太貴，一個兵月餉除了伙食錢以外，所餘無幾，買鞋襪錢全感到困難，後方民衆若捐物品，亦應多多捐些鞋襪。我們談到興奮處，讚揚我們便衣隊活躍情形，給敵人心神不安，我們軍隊不久應當能開入平津，開出關外。

三 前方戰況

夜間我們搭車來到琉璃河去，琉璃河現在已成為我們的最前線。車到琉璃河站，旅長黃樵杉特派參謀李仲笙、汪時雨等由距車站很遠的旅部來迎接我們，招待我們到站長住宅去談話，報告這幾天的情況。該旅是上月二十九日晨四時向北輸送的，到達良鄉、王莊、皇行莊、北公村一帶。當日早晨七時即有敵機十三架飛至長辛店南崗溝一帶投彈轟炸，共投彈一百二十餘枚，但無大效，僅死戰馬數

匹，幼童數名而已。當日午後該部卽奉命掩護前方部隊後撤至琉璃河，二十九軍撤退時秩序雖然比較凌亂，但士氣頗壯。直至二日晚大部撤竣，當時敵軍並未敢南來，僅時有日機三五架飛至我方上空偵察而已。自本月一日起，我軍組便衣隊出發活動，當挑選便衣隊時，報名人甚多，沒有一個兵不願意早一天到前線去，並有傳達兵多人，亦願意早到前線得一個殺敵機會。便衣隊自一日起在最前線不斷與敵接觸，三日正午十二時有敵機兩架，裝甲汽車四輛，坦克車一輛，沿平大公路南來掩護步兵百餘人前進，更有敵機兩架在琉璃河我軍陣地上空偵察，當時我便衣隊在望褚北七里店附近，由排長孫懷清率領便衣隊一排埋伏於汽車路小橋下，待裝甲車經過小橋時，以手榴彈投於汽車內，埋伏士兵亦以手榴彈亂投，車輛炸毀，死敵甚多，我便衣隊更由左右兩翼向敵包圍，敵裝甲車逃脫三輛，因連日陰雨，遂僅將所獲裝甲汽車輪及零件運回後方。敵機於低空飛行者，我高射機關槍及步槍等齊發，曾擊落敵飛一架，落於良鄉南三里許之蕭莊高粱地中，零件已由我方卸下，並將全機炸毀，當時更有一機受傷，落於良鄉東琉璃塔地方，於本月四日始被我軍發現，但已被敵自焚，兩機共死機師四人。在奪取敵之裝甲汽車時，我排長孫懷清右背受傷，自三日後敵防我再度進攻，存於良鄉之裝甲車坦克車等物均已運回長辛店。

四 良鄉之敵

良鄉的敵人，經過我軍便衣隊的襲擊，已將良鄉四門緊閉，不敢外出。城內的敵人，計有騎兵百餘

人步兵二百餘人，重機關槍一連，迫擊砲四門，有時城外各放一裝甲汽車作為防守城門之用，至外傳我軍於六日將良鄉縣城收復，並不確實。我便衣隊活動範圍愈廣，南崗窪附近便衣隊亦曾予敵以擾亂，敵人活動範圍僅在鐵路沿線，鐵道兩旁十里以外的地方，敵尙不敢有所活動。良鄉城內慘無人道的敵軍踐踏下的民衆，唯望國軍指日北上，拯民於水火。良鄉敵軍曾向地方索少女四十人供彼蹂躪，更有朝鮮浪人藉搜查為名，任意搶奪，稍不如意，槍殺毒打，時有所聞。當地良民被敵目為有便衣隊嫌疑，捕獲後即倒綁在樹上，幾天不給飲食，活活餓斃，悽慘呻吟，耳不忍聞。在此情況下，唯有民衆自動奮起，殺敵救國，而謀得自身的解放。寶店的公安局商會負責人，因情勢緊張，不辭而別，已由琉璃河我軍隊中派遣負責人員組織維持會，維持地方治安。琉璃河方面更由平漢路路警、平漢路工會、琉璃河警察會、商會及駐軍共同發起組織琉璃河戰區各界抗敵委員會，內分總務調查各股工作，頗為緊張，地方人心，尙稱安定。

五 長辛店慘狀

敵機轟炸後的長辛店，本來就損失甚大，滿目淒涼，而敵軍盤踞長辛店後，更施以種種殘酷的壓迫。長辛店本來是個工人區域，抗敵情緒特別高。宛平縣前線我軍正與敵人作戰時，長辛店工人確實給我們全民族救亡工作上出了不少的力。長辛店陷落後，工人逃出者不過十分之一二，其餘的當然作為敵人屠殺的對象。稍不如意，成批屠殺。在那種環境裏並不算什麼。敵軍在長辛店者約有一千人，

坦克車與裝甲車數十輛，每日小股敵軍分在長辛店附近各村莊巡遊示威。但一到了夜間，敵人多半後撤，似乎是怕我軍襲擊。敵人在長任意胡爲，姦淫擄掠，層出不窮，並限制民衆於夜間閉門，深夜中敵人可以藉搜查爲名，任意在民宅內出入，並勒令每一村莊保護他們所架設電線，稱如電線折斷找不到破壞者時，將以大砲及飛機將全村轟滅。朝鮮人在村莊裏可以全裸體的任意在街市行走，沐浴時，更勒令婦女爲之擦背，種種情形，直是對我們民族一種侮辱。他們向長辛店地方索少女一百名，經當局請求後，他們反說：「亡國的人民，還顧什麼廉恥！」三家店一老婦，年已將屆六十，被敵軍輪姦而死。此種行爲，實非人類所應有，五六歲的小孩在街心中急走，竟被敵人以槍射死。平漢路大廠（平漢工廠）被敵軍佔據後，改爲戶澤部隊工廠，強迫工人開工，工廠內材料已被敵多半運走，廠內原停有五六輛待修機車，正強迫工人加工趕修，以供彼應用。工人們不願以勞工供廠人驅使，連日冒險南來者甚多。記者在由琉璃河返保之列車中，還遇到了三十餘人，他們前途茫茫，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敵人一定可以驅逐出境，長辛店工廠仍然可以恢復，回到他們的老家來！

（大公報）

保定以南

小 方

記者爲明瞭我抗戰後方之情形，特自保定沿鐵路南下，赴冀南一帶視察。關於我方軍事配備，得到的印象非常興奮而愉快，但以祕密關係不便發表，這裏只好報告一些零星的情形。

保定的人心已較前鎮定，往南逃難的人已不若以前的那樣擁擠，這個原因有三種：第一是日本飛機雖天天來偵察，但未再投彈。第二是能夠花得起路費的逃難者已經都逃完了。第三是我方防務日加鞏固，給了民衆很大的安慰。在保定車站上，遇到了七位從北平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是記者的朋友，所以我們談起來，這七位青年是借暑假期間到北平西山去消夏的，日軍攻陷西山的時候，他們就越過香山絕頂，從山後頭逃了命，沿着山逃亡到坨里經良鄉抵保定。他們看見二十九軍有很多人都退到山裏面，日本飛機雖追蹤轟炸，但是一到了山裏面就發揮不了什麼效力，他們得以憑着好的地理環境休息一下，並且從事集合整理。二十九軍在這次戰役中，所以受到這樣大的損失，關於戰略上的原因，這裏不提，我們只檢討一下自己的缺點：第一，二十九軍兵士雖然平時都是受的尖銳的日教育，雖然每一分點都在準備着戰鬪，但是他們忽視了「工事」這一點，比起晉綏軍的作風可謂絕然不同。二十九軍兵士，每個人都背着一把大刀，但是確沒有鐵鎚，他們只有衝鋒的能力而缺乏守陣地的訓練。記者在前方見到的一部分××軍，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把鐵鎚，即或是在休息的時候，也常拿出來當作消遣一樣的作掘地動作的，確這是兵士所必當養成的習慣之一，掩護自己的身體與殺敵同是戰爭中的要着，鐵鎚與槍應同為軍人的第二生命。其次，二十九軍的第二個缺點是救護工作不夠，擔任抬傷兵的大半都是臨時僱去的民伕，救護工作的常識絲毫也沒有，記者看到一列從前方下來的傷兵車，傷兵們都擁臥在運貨用的鐵悶車子裏頭，幾位特別重傷的人，還有繃帶纏裹

着，其餘那些炸壞了腿的手的，根本就無救護之可言。破碎的軍服上染着血跡，蒼蠅圍滿了傷口，有一個炸掉了臂膀的弟兄，下車時還是由別人扶着走，這難道就是我們忠勇可愛的戰士所應享受的命運嗎？並且在後方醫院裏，工作人員也非常缺少，只有北平婦女綏戰慰勞會救護班的學生十二個人，她們還是北平失陷前來的，在這裏擔任看護工作。另有保定各學校的男女學生二十餘人，在青年會的組織下作傷兵服務的工作。這些熱誠的青年日夜分班工作，忙得沒有片刻休息，並且是完全的義務。救護工作的不夠，實能給兵士的心理上以很大的影響。現在的情形雖然比起初好得多，臨時後方醫院也加設了許多，但是還作得不夠，切盼着內地的救亡團體動員大批有訓練並且能夠刻苦耐勞，勇敢沉着的服務隊到前方來。

最後，二十九軍第三個缺點是交通設備不夠，他們的無線電太缺乏，以致各部隊間的聯絡不靈敏，於是行動也就受到很大的不利，這很容易發生連自己也找不着自己的危險。我們希望二十九軍在其進行抗戰中，不斷的努力自我教育，在血的鬪爭中，克服往日的一切弱點，把自己的隊伍鍛鍊成鋼鐵般的堅固，以不負我們民衆的厚望。

記者自保定南下首至×縣，因為聽說這裏駐有大軍，但是到了這裏除看到很少數的兵士搬運子彈之外，是看不到成形的隊伍的。我們軍隊的行踪，非常祕密，並且絕不住在任何的縣城裏頭，以避免敵人的飛機偵察和間諜的眼線。一半也因為地帶遼闊，雖說已有□□萬大軍開到，但並顯不出兵

七八尺高的青紗帳，更給軍隊活動以絕大的便利。到×縣，這地方算是一個「大站頭」。我雇了一輛洋車，這車夫是個多血質的青年，他跑得特別快，並且沿街見了他的熟人都興奮的打着招呼，後來他忍不住的對我說了，他說：「我們今天可盡了國民的責任了，我可算是沒有白當中國人，早上起來就拉了三趟傷兵！」傷兵從火車下來因為沒有架床，所以都是用洋車拉入醫院，但是遇到夜裏到達或者是沒有洋車的地方，則仍由人力扶着徒步走。有一個夜裏，我正在×縣，就看到一大批傷兵，結隊緩緩的走着。他們經過軍隊崗哨時，哨兵們嚴肅的舉槍敬禮，記者被感動得落淚了，尤其是在夜色朦朧中，給這一幅畫面增加了百倍的偉大。

洋車夫拉了三趟傷兵，就這樣興奮而滿意，這只是舉出來的一個代表的例子。民衆們對於抗戰都表示着萬分的關切，這是後方的一致情形。有的民衆聽說記者是來自前方的，就都來圍着打聽消息。記者還有幾位朋友，他們只要一有功夫，就跑到有軍隊運輸的地方去，他們毫無作用的去看兵士的活動這是為什麼呢？據他們自己說：「看了我們的軍隊，就覺得高興，這也算是打一打強心針。」民衆的情緒都非常高漲，每個人都抱着躍躍欲試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軍政當局還沒有能把我們這廣大的羣衆組織起來，現在戰爭雖然是這樣緊急了，冀南的大部分民衆可以說還在遊離狀態下生活着。說起冀南一帶的民衆，他們本來有過很好的組織，不過這組織的方式還是很原始的如紅槍會之類，當金寧用花錢的時候，他們曾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拒絕軍閥的蹂躪而與軍閥對抗，後來時局平

靜了，這種組織也就漸漸消滅。「九一八」之後，有許多學生份子在學校裏和農村中作宣傳組織的工作，但是總遭着當局的嚴厲的壓迫，這種「抗日即是反動」的政令一直繼續到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為止。如今呢，我們應該明白了，並且是需要民衆的抗敵組織。綏遠戰爭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只有民衆參加抗戰才能得到勝利的把握。綏遠民衆和山西民衆一樣，可以說是有組織有訓練的，綏戰的勝利絕不是偶然的。河北當局目前應該急起直追的加緊這步工作，亡羊補牢尚未為晚。據記者視察所得，雖有數縣已經進行着非常時期的戰時壯丁訓練了，但有大多數的縣分還沒有動手。民衆現在是迫切的需要組織起來參加抗戰，但是他們被「遺棄」了。

我們現在的戰爭不是內戰，因之已往的那些應用於內戰的軍事作風應該從根本上改過。這是一個全民的抗戰，是一個生死關頭的民族解放鬪爭。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並且必須組織在抗戰行動之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握着最後的勝利。縣政府的工作，要十萬火急的着重在這一點：就是組織民衆。壯丁訓練也是組織民衆的方式之一，但是在抗戰最前線上的壯丁訓練，其作風亦當與從前的不同，要把壯丁訓練造成澈底的民衆自己的武裝組織，並且還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軍事訓練，更要着重政治教育。沒有政治，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關於組織民衆的工作，只是由當地的縣長負責還覺不夠，中央當局須要由全國各救亡團體中徵求大批的思想清楚，勇敢耐勞的青年，派來前方協助民衆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民衆的思想，多是直覺的。比如平津失陷已經半月，而我方仍未見反攻，大家

都着急萬分，尤其是日本的飛機每天都來頭上盤旋，民衆們都由着急而氣憤起來了。他們不去思考這是戰略上尙未到時機而懷疑政府又是不抵抗了。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沸騰了的民衆，沒有能通過政治工作而與政府的行動連繫起來。這種民衆與政府間之隔膜，也是抗戰過程中之不必要的損失。如果當局者還沒有精神顧及到這件工作，至少也希望各救亡團體自動的組織戰地服務隊來前方工作。不過你們在出發之先須要好好的實行一下自我訓練，更要有充分的準備，否則不三不四的來到前方徒然給前方增加了許多麻煩，非但不能作到服務的目的，反而還要別人照顧你。這一個注意點亦同時應用於慰勞團。記者在綏戰時即看到很多這種情形，本來是一番好意到前方來，但是前方的生活環境非常苦，工作又特別緊張，因為你們是好意來慰勞的，又不能不相當的招待一氣，結果浪費了別人好多寶貴的戰鬥時間。同樣是爲國宣勞，本無所謂彼重我輕，軍人戰於疆場，乃是天職，更無須乎特別的慰勞，與其是來慰勞不如乾脆的來服務，否則還是老老實實的住在你的原地方，埋頭苦幹作實踐的救亡工作吧。

再提一件事，就是後方的民衆對於現代戰爭的認識還非常模糊，這也是希望當局者注意的。舉一個例來說，記者在×縣的時候，正在一家小飯館裏吃飯，忽然飛機的聲音響了，並且越來越近，然而滿街的民衆們，非但不知道應該避在飛機眼線所看不到的地方，反而都跑到街心聚集着去看飛機。飛機很低的從頭頂上飛過去了，幸而還沒有發機關槍來掃射。最可怪的是飛機過時大家都還喊着

「是中央的飛機，」記者在房裏聽到「中央飛機」的喊聲，於是也興奮得跳出來看，結果並未見有足以證明是「我們的」標誌。隨後記者立赴當地負責機關去打聽，得的結果這還是敵人的飛機。敵機來時，民衆們不知隱避，反而湊熱鬧，這種防空的最低限度的常識都沒有，其責任應該由地方長官來負。因為他忽畧了教育民衆，而尤其危險的是不能分辨何為敵機，何為我機，更是一個大問題了。與這件事正相反的是記者在石家莊時，遇到敵機一架飛來偵察，於是街頭的商號立刻都關上門，直如大亂將臨的一樣。後來才知道此地的民衆第一是受過防空的教育，第二是由於民國二十年的內戰經驗，當時石家莊曾遭到過飛機的慘痛的轟炸，所以人民都如驚弓之鳥了。

石家莊是個繁華地方，並為正太路之起點，乃通山西之要道，這裏的人口自然相當複雜，因之也是便利漢奸的活動地帶。那天正捕了一個漢奸，他是××礦務局的職員，並且還在當地作過某新聞報紙的記者，考其所以當漢奸的原因，是因為吸毒所致。自戰爭發動以來，各處所捕的「小漢奸」——這是有別於齊燮元之流的「大漢奸」而言，他們多半是吸毒犯，這是日本侵略者早已打下的根底了。吸毒的人，只要得到毒品，無論命令他作什麼事，他都可以幹得出來的。毒癮魔力實在是大過一切。所以我們緝捕漢奸最簡單的路線是依着販毒路線去探察。還有一件事，這是每一個車站上都有的現象，即當火車到站，尤其是兵車到時，總有好多娼妓趕到附近來徘徊，牠們的目的自然多是為了「找客人」。但是妓女吸毒的很多，其中亦難免是負有另外作用的。女人的行動向來是不為人所注

意的，但是當此非常時期，還是應該對這部分女人多加一點相當的注意纔是。因為她們接近軍人的機會特別多，最澈底的辦法是在軍隊活動的地方禁絕娼妓。也正好借着這機會把她們從火坑中援救出來，加以集團的訓練，參加服務工作，如看護，縫衣，洗衣等。尤其是在夏天，軍隊的洗衣服問題實在是值得特別注意。現在的抗戰，是要全國總動員，所以如果這樣辦，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問題只是方法的考慮而已。

某日下午，記者抵×縣，見縣城四週圍繞着一圈新掘成的護城河，自己覺得有點好奇，於是找到一個當地的老朋友領教究竟。據說這條護城河是最近才掘成的，本地縣政府曾經由四鄉徵來兩三千人作這工作。測其用意，無非爲「防日」。然防日之道果如是乎？這的確有考慮的必要。在綏遠陣地上，記者看見過有寬一丈餘深亦丈餘之大外壕，這種工事是要建築在交通壕之外才有其作戰意義，尤其在防坦克車的作用上，能得很大的效力。但是如今圍着這一個孤零的死城，作一圈不三不四的護城河，其戰爭效用真不敢說能有多大。難道敵人的飛機不能飛過你的護城河嗎？這未免太自欺了。可惜這兩三千徵調來的民伕，如果把這種時間財力給他們一點組織的訓練，如戰爭服務的訓練等，多少總比強迫着幹掘河工作強一籌，至少我覺得掘幾個避轟炸的地洞也比這更有意義。

河北省的縣長，有些位是軍法官出身的，但是他們未必有豐富的現代的軍事常識與軍事組織能力。雖然這是一個非常時期了，他們有的還是以「縣太爺」的風度執行他們的職務，這樣做事如何。